

# 牛撇捺文集

NIUPIENA WENJI 卷四 犹抱琵琶



# 牛撇捺文集

NIUPIENA WENJI 卷四 犹抱琵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抱琵琶 / 牛撇捺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3

(牛撇捺文集)

ISBN 978-7-80764-730-0

I. ①犹… II. ①牛…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319号

### 牛撇捺文集·犹抱琵琶(卷四)

牛撇捺 著

责任编辑 陈宁霞

封面设计 晨皓

排版制作 张文

责任印制 刘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mailto: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09002

印 数 1500册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4-730-0/l · 2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朱撒捺

本名朱昌平，甘肃皋兰人，1957年生于兰州。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副研究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兼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社社长，宁夏电视台台长。担任过的社会职务有：宁夏杂文学会会长，宁夏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宁夏青联常委，宁夏社科联副主席，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协）副主席，宁夏第九届人大代表。

朱昌平长期从事理论行政管理工作，学术研究乃其业余爱好。他在学术上做的比较有益的工作，是对现代政治学的学习与探索。这方面，他发表过十数篇论文：《关于利益集团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试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政治学基础》

《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社会学意义》《人民代表有限代表论》《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通货膨胀的非经济思考》等等。1997年出版论文集《非理性中的理性》。

朱昌平在学术上的另一片天地是经济学。曾发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西部地区的战略对应》《社会保险刍议》《略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等论文。联合主编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回族文学史》等著作，主编过《中国西部经济》等著作，担任副主编的著作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为研究》等多部。

20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约百篇，主编、副主编、参编各类书籍30余部。数篇论文被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一文被《新华文摘》刊发摘要；《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获全国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关于延安精神的几个问题》获全国党史学会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其他著作与论文分别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著二、三等奖多项，论文一、二、三等奖多项。

除了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朱昌平以牛撇捺为笔名发表了1000余篇杂文，出版了十二本杂文集，一本杂文选。朱昌平的杂文与杂文集多次获奖，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朱昌平是一位业余学术研究者，1994年评的副研究员后面带括弧，括弧内有“管理”二字，是“地方粮票”。他待在“学坛”与学术边缘，是一位边缘学人。

# 目 录 Contents

- 001 翻越思想栅栏
- 003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 006 扼我的手，救我的手
- 008 腐败是一种文化
- 010 “闹台投欧”
- 012 仇是一种遗憾
- 014 仕途风险
- 019 关于“跑部钱进”问题
- 022 社会良知
- 024 “恃旧不虔”的后果
- 027 不敢开作品研讨会
- 030 酒是什么
- 033 未圆之梦
- 036 可爱的灰尘
- 038 来源不明相当于什么罪
- 040 人少力量大
- 042 人生是一种偶然
- 045 批评“节约”
- 047 城市悲情
- 050 大人及人的可怜处
- 053 “夫人”们的妒忌
- 057 马克思先生是我们的“秘书”
- 060 如何糟践一种称谓
- 062 胡耀邦与政治家之大小
- 065 比大刀解恨的原子弹

- 067 不要怨别人会来事  
070 思想解放之底线  
072 宣言三流作家  
075 人生低调  
080 “解放脚”形成之后  
081 后人假托  
084 破坏与创造的统一  
086 随意人生  
089 肯定与否定都是否定  
091 职务人  
093 让你尝尝不死的滋味  
096 小侃葬俗葬礼之意义  
099 钓鱼感悟  
104 漫说读书  
107 人生需要合理冲撞  
109 乞丐的磊落  
111 摒弃局部优美论  
113 尊重人然后尊重人才  
115 不要向领导……  
118 男儿膝下有黄金  
120 关于书生  
122 象棋说  
125 象棋的美感  
128 兵卒问题  
130 对弈中的大局观

- 132 棋院棋与棋摊棋  
135 先手后手的偶然与幸运  
137 下棋中的等待  
139 再说下棋中的等待  
141 攻势与守势的辩证关系  
143 得子与得势的优劣  
145 一步定输赢  
147 年龄、体力与胜负  
149 不可看重自己的缺陷  
151 用时不足与超时判负  
153 连环根的缺憾  
155 御驾亲征  
157 贪小便宜之失  
159 打不打棋谱  
161 “观棋不语”与“见死不救”的两难选择  
163 手稿与“无手稿时代”  
165 “淡”之美  
167 呼唤平民意识  
169 人生垃圾  
171 君子与伪君子  
173 反向支持  
175 打死人质之后  
177 左 蛋  
179 农民与病  
182 法兰西等国的农民

- 184 《中国农民调查》的功过毁誉  
186 “大哥”们真能看得起病吗  
189 保守的窗子  
191 探头下的检举箱  
193 喧官  
196 学自己的讲话  
198 关于稿费的败兴  
200 不想听讲话的理由  
203 说为自己辩护  
206 榜样的力量是有穷的  
209 年和天的关系  
212 王景愚鸡式牛排  
214 谁能牵猫散步?  
216 “语录”的权利  
218 以思想悦人  
220 关于哲学  
223 感念朋友  
225 忏悔应是一种轻松的倾诉  
227 消息与淌血之关系  
230 大人的话统统该听?  
233 骂人也要有度  
235 如何对待社会?  
238 “美丽”的谎言也是谎言  
240 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243 勒索爱心

- 245 爆竹情结  
248 不说真话、说真话与私利  
250 真话也不一定能说  
252 孔夫子为不作者挡箭  
254 同情心之外  
257 石宴谈屑  
260 长江后浪推前浪  
263 看“媒体”是如何敲诈的  
266 向降将敬礼与其他  
269 中国人的英语心态  
271 老广的感悟  
273 张保庆怎么了  
275 老了也不可能无所谓  
277 保而不安与监而不控  
280 修正主义是什么主义?  
284 不要打死“机会主义”  
286 也来说狼  
289 感恩絮语  
293 祖坟上的青烟之类  
296 说饮酒  
300 母亲以及老人的生日  
302 母亲的拐棍与自立意识  
305 洋酒与我  
308 域外华人的团结问题  
311 杂文在高考中登场

314 关于杂文和晚报的闲话

316 杂文的堕落

318 文学与生命

321 文化是一种胸怀

325 牛撇捺作品名录

327 编后记

## 翻越思想栅栏

天大，地也大。但天地之大，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科学的发展让人们验证地球以及其他星球有多大已不再困难。而天空、空间虽在哲学意义上讲是无限的、无边无际的，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推论，没人能证明它。不能因人找不到“天边”就说天没有边。也许天是有边的，在人类所观测到的边界再向前走一段即是，在人类所能想象、推理的边界再向前跨一步即是。

比天与地大的，是人的头脑，人的大脑，人的意识，人的思想。

思想是没有疆界的，可以说无边无际，开阔空旷。自从人离开了猿成了直立行走的有语言有思想的物种，思想的疆域便开始拓展，便让人类自身也难以寻觅它的疆界边缘。

思想是自由的，可以上下翻飞腾挪，自由驰骋。凶猛的野兽、险恶的自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束缚、控制某些思想个体，但对于总体意义上的思想，却显得无能为力。宗教、强权对思想有干预力，比如中世纪的黑暗，比如文字狱，都能在某个时段钳制思想，扭曲思想，但在历史的角逐与较量中，思想仍然是胜利者。从黑暗的隧道中走出，思想仍然光芒四射，自由自在。

正因为思想是自由的，人类才能在与自然的接触、交流与抗

争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在与自身的惰性、守成意识的斗争中有所感悟，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一部人类思想史，斑斓绚丽，曲折回环。人类总是不断有新的进步的思想产生。新的进步的思想不论遭遇多大的压力与阻力，却总能与时俱进，稳立潮头，获得应有的地位。

毋庸讳言，在新的进步的思想的产生、传播过程中，会遇到一道又一道思想的栅栏。原本新的进步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旧的落后的思想。而思想的先导者，在经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也很可能成为旧思想的卫道士。比如康有为等人。这不是思想的不幸，也不是思想者的不幸，而是思想螺旋式发展的规律。

每一时代的思想者，可能既是思想栅栏的构筑者，又是思想栅栏的翻越者。牛某不才，只能涂几笔杂文，只能算与思想者这个崇高的称谓沾一点半点边。我可能曾参与构建过这样那样的思想栅栏，我也在试图翻越自己与别人构筑的这样那样的思想栅栏。我的杂文，便是我翻越的凭证。

翻越思想栅栏，有风险，但也有冒险的快感，有成就感与荣誉感。

2002.8.13

##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 —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中国人的房子过去一般都装在小院子里。这一点，偏远的农村如今依旧如此，经济发达一点的农村，建小康村的农村大都有了变化，少了或没有了院墙。城市呢，大院落有，比如小区，就安有几道门，有人在那儿收进出车辆的费，也算“院落经济”吧，而一家一户的小院落则少之又少了。

相对于小院落的减少与消失，城市窗户上的铁栅栏钢栅栏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我住的小区，先是只有一楼安装了栅栏，其他各层概不许安装。摆在楼群前的几套别墅，也只安装了向外翘的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栅栏。但很快情况有了变化。别墅的主人们一个个在原有的栅栏里面又安装了更加密集牢固的栅栏，形成了双层保险网。住在普通楼上的人，一开始有几家冒着被罚款的危险装了双层窗或栅栏。待到有几户住二楼三楼的人家被盗，而小区治安警又不能防盗，人们便开始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装起了栅栏。我虽住五楼，

但看见厨房那扇临街的窗时，内心总几分胆怯与担心，怕梁上君子半夜爬进来。于是便决定，装一排钢栅栏。

如此想来，是从穷国向富国转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不容乐观的治安环境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我们自己将自己装进了铁栅栏。

## 二

其实，中国人将自己装进铁栅栏以及这个栅栏那个栅栏也不是最近的事，为时已经很久。

孔夫子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不是栅栏？封建社会尊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栅栏？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栅栏？我以为是，那是精神栅栏。中国人从猿到人后，一开始即不只受来自外界的束缚，主要地却受着自己的束缚。中国人的思想，一开始即不只受自然环境的逼仄与束缚，同时也受自己固有观念的禁锢。

谁在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然而只说“自己”未免笼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统治者，大统治者，小统治者，加上帮忙与帮闲的所谓“思想家”，加上已丧失社会批判精神的民众。

中国人老实，“揭竿”者有之，但那大多是因衣食无着，活不下去才“揭竿”的。因不能用自己的脑袋思想而“揭竿”者不多，如果有，也会被看成疯子。

及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思想的栅栏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某些当政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文字狱”，形成超文字狱，使十亿脑袋只留下一个思考问题，其他的，只用于吃饭喝水喘气，

用于喊“万寿无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邓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有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思想栅栏被拆除了不少。但毋庸讳言，中国有形无形的思想栅栏仍有不少。邓小平就说过，中国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是什么东西，思想栅栏之谓也。

### 三

有栅栏好不好？这个问题似不可一概而论。生活中有时不能缺少栅栏。没有了栅栏，牲畜不好圈养；没有了栅栏，草地会被践踏；没有了栅栏，财物会被偷盗。从这个意义上讲，栅栏不但是好的，而且是必需的。

但我以为，思想的栅栏却不是好栅栏。不论“儒术”“祖宗之法”，不论以马克思名义革命名义划定的已经被扭曲和僵化了的圈子，不论古代现代的“文字狱”，都没有积极的意义，都在可废之列。

思想的栅栏该废，但又废不掉。原因何在？在于某些权势者的阻挠，在于帮闲者的阻挠，也在于民众自身的惯性与惰性。有些人思想被禁锢惯了，害怕撤除栅栏。一旦没有了栅栏，自己不会思想，脑袋空空，不知所向。同时还怕在自由的环境里别人有思想，衬托出自己的低俗与平庸。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大家都被关进栅栏，拍拍肩膀一样平。

窃以为，现今的世界，想构筑思想栅栏的人，想钻入思想栅栏的人，仍不在少数。于是，本来因为房子装栅栏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的我便欣然释怀。

## 扼我的手，救我的手

某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处山坡上，几个面孔模糊的人与我擦肩而过，突然其中一人伸出大手，扼住了我的脖子，我被惊吓得大声喊叫起来。正在这时，听见老婆在叫我，我醒了过来，发现老婆的手正放在我的脖子上乱摇，我一头的虚汗。老婆这只可爱的手无疑是救我于“大灾大难”的“天使”之手。但令我不明白的是，为何“天使”之手所放的地方，正是“魔鬼”之手所放的地方。而且回忆起来，以前这样的梦也不少，即被人摇醒的地方，即是梦中受打击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解不开的梦之谜。这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生存法则和哲学思想在“梦”这样的特殊情景下的折射？抑或是上帝对人的一种暗示？我陷入了迷惘之中。

生活中确实充满了辩证法，好与坏，对与错，善良与邪恶，安全与危险，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快乐与沮丧，等等，都是相对应的。根据毛泽东老人家的矛盾学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立的事物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比如好与坏，善与恶，朋友与敌人，帮助与拆台，拯救与毁灭。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